



淮腔淮调

他们唱出了淮剧的韵味,唱出了射河水的灵动,唱响了这座小城的繁华,也唱醉了我……

河畔飘来淮调声

□朱文虎

秋日回乡,我独自走在家乡熟悉的射河北路小径上,仰望天空,湛蓝一片,白云稀疏,两岸杨柳依依,郁郁葱葱。多美丽的秋色啊!

沿河向东而行,一道道风景在眼前闪现。有许多垂钓者凭栏钓“乐趣”;有悠闲散步的人群从身边掠过,熟悉的乡音飘在耳畔。行到外滩处,我忽听到远处传来淮调声,多么熟悉!心弦瞬间被拨动。提速前行,去寻找那久久未听到的淮调。

庙湾古城景点与清水平台仅一路之隔。河畔东西两侧,绿树茂盛,花草芬芳,一边是古色古香的长廊亭,一边是文化展示屏风墙,中间地面上有雕画印字。沿台阶而下,河池石壁上刻有人物古诗画,无不展现这里的浓浓文化气息。此处是沿河风光带最繁华、最具特色、人气最旺的地段。白天人来人往,夜晚歌舞升平,一片热闹非凡,是居民休闲娱乐、游客观光的胜地。我走到此处,长廊亭内正坐着一群业余音乐人和歌唱者,他们二胡拉出的淮调有板有眼,歌者唱得字正腔圆。其中,我听到了熟悉的《白蛇传》《杨家将》《秦香莲》等淮剧经典选段。一段唱毕,便引来了观众的一片喝彩与掌声。这些淮调让我听得如痴如醉,勾起我对家乡淮剧的记忆。

记得在我们小时候,文化生活比较匮乏,看一场淮剧戏是很难得的。只要街头张贴淮剧海报,我就催大人买票,跟着他们一起去戏园子里看淮剧演出。那时,我老家益林是本县第二大镇,经常有建湖、阜宁、滨海等地的淮剧团来到我们小镇巡回演出,演的多半是古装经典淮剧剧目《秦香莲》《珍珠塔》《哑女告状》等。有时,为了看戏,我们还不远数十里跑到东沟戏园子里去饱眼福。由于年龄小,我对古装淮剧情节及唱腔不甚了解,但常看便受到一些熏陶。1975年,我上初中时,学校老师上音乐课还教我们唱淮剧。1977年上高中后,一股淮剧热潮在盐阜大地复苏,淮剧之风吹进校园,有许多爱好淮剧的同学,从不同地方挖来淮剧歌词歌谱手抄本,相互传看,相互学唱淮剧。淮剧在校园里也大兴一时。

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,过去的老戏园子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。说实话,我挺怀念那段坐在戏园子里看淮剧的难忘时光。

坐在长廊内,我一边听淮剧曲调,一边观赏射河美景,这是何等的享受啊!在现场,我还见到一位昔日与我是同事的冯其亚,他已年近古稀,在此拉二胡,是主拉手。歇息间,我问他,你们这个业余演唱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他说,我们组建业余艺术团已有十几年,现在已发展到二十多人了。噢,那队伍挺壮大的嘛!我又问,那你们活动经费从哪里来?他说,你看看,这些乐器和音箱设备都是我自费购买的。他说,他们一周要来唱五天,风雨无阻,每天上午八点多开始,十点多结束。噢,你们一直持之以恒地坚持,不容易啊!他说,我们这些人主要是业余爱好,一是为充实生活,老有所乐;二是我们对地方淮剧有一种敬畏!是啊!家乡也是淮剧之乡,淮剧文化源远流长,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去传唱传承。

秋风微起,秋色怡人。回归路上,家乡射河风光依旧迷人,犹如走在一幅风景画卷上。我边走边想,家乡的淮调声,仿佛还在我耳边回荡。他们唱出了淮剧的韵味,唱出了射河水的灵动,唱响了这座小城的繁华,也唱醉了我……

水乡风情

芦竹丛中,也常见枯黄芦竹叶编制成的半球形状草窝,那是鸟儿的家。

里下河的芦竹

□王惠

初识芦竹,是在乡村河道边抑或是奶奶的小菜园,具体已经无从忆起。芦竹,是里下河平原常见的一种植物。在河汊密布的平原上,随处可见河道边一排排一簇簇绿色芦竹,一棵紧挨一棵,密布河道两侧,从河面看,芦竹林无边无际。

芦竹外形像竹子,芦竹的秆不如竹子结实,芦竹比竹子更易折断,就像芦苇一般,其形似竹,其性如苇,故名芦竹。

芦竹与芦苇不同,芦竹秆比芦苇粗壮,长成后的芦竹有成人拇指般粗;芦竹比芦苇高大,芦竹最高的可达5米左右;芦竹叶子与芦苇也不同,虽然颜色都是青绿色,芦竹的叶子更宽大,芦苇叶稍细窄。芦竹与芦苇的用途也不一样,芦苇叶可以用来包粽子,煮后,糯米会有芦苇叶的清香。而芦竹的叶子,不能包粽子,芦竹的叶子在未老化前采摘晒干结股后,可以用来作为绳子绑扎物品。

芦竹与芦苇的区别,除了实用性外,在文学性上,《诗经》里写的“蒹葭”,即是芦苇。苇絮在秋冬季节,随风飘零,被赋予人生无常,思念故人的蕴意;而芦竹,虽也开芦花,秋日芦花也会随风飘散,但几乎无人书写芦竹,更未赋予芦竹文学上的象征意义。

芦竹,是河道坡堤的守护者。芦竹的根为黄白色块茎状,多须,芦竹易成活,较耐寒,对土壤适应性强,在盐碱地新改良的碱性土壤里,也可以生根成长。芦竹根茎在河堤上埋得并不深,无数芦竹的根须盘根错节,交叠缠绕,供给芦竹养分。芦竹茁壮生长,让河堤表层的泥土牢牢覆盖着河堤,无论雨水冲刷或沟渠排水,也不会冲塌河堤。

芦竹扎根河岸,护卫河堤。

比起水泥驳岸,河岸边种植芦竹无疑是一种最经济的保护河堤的方法。

芦竹,是乡村菜园常用的围篱笆的材料。奶奶的小菜园四周围着一圈芦竹做成的篱笆,粗壮的芦竹挤挤挨挨排在一起,芦竹之间以塑料绳相连,在菜地一角,留着一扇篱笆做成的小门。小狗、老鼠、鸡鸭什么的,很难钻入篱笆内。一年四季,竹篱笆守护着奶奶的菜地,那也是我们一家人的菜园。

芦竹,常用来做豇豆的支撑架,种植豇豆需要搭架子,支架能通风透光,便于豇豆生长,还能让豇豆垂直向下,避免缠绕、出现弯曲。芦竹,是搭豇豆架子最好的材料。选粗一些的

风车悠悠

脆脆的茎搭配油油的叶,青绿之间,有一点点微辣,有一点点蒜香,让人口舌生津,回味无穷。

一垄藤蔓牵乡愁

□徐育兵

上班路上,有一个农民自销菜场,看到山芋藤,我总会买上两把,回味一下童年的滋味。

童年的山芋藤长在河坡荒隙上。山芋藤的种植与众不同,有自己的格调,需要开沟造垄。先把土堆成凸起于地面的长垄,然后把买来的山芋秧扦插在一排排的长垄上。浇透水,山芋秧便一夜醒来,慢慢地生长。

进入夏季,山芋藤的生长一下子旺盛起来,很快就爬满了土垄,长长的藤蔓向四周逶迤蔓延。烈日炎炎,藤叶耷拉在坡上。临近傍晚,一个少年,手拿长长的戽水瓢,站在河畔,手臂一挥,银亮的水带便飞向山芋地,化成无数的水珠,洒落到藤叶上。那些没精打采的藤叶便一下子来了劲,水灵灵地摇摆抖动起来。这个浇水的少年便是曾经的我。随手掐一把嫩茎叶,就有了当晚的美食。

山芋藤去皮掐段,留少量嫩叶,再找两个红辣椒,分别洗切好,便可上锅等待爆炒了。母亲是炒山芋藤的好手。等锅烧热,母亲在锅里浇上一勺菜籽油,放入红辣椒和少量盐,再舀一勺自家做的黄豆酱,稍煎一下,便倒入山芋藤的茎段。搂几下,再倒入少量叶子,翻炒几下,很快,蔬菜的清香便伴随烟雾和水汽弥漫开来。这时,加入两颗拍碎的蒜瓣,便可起锅装盘。脆脆的茎搭配油油的叶,青绿之间,有一点点微辣,有一点点蒜香,让人口舌生津,回味无穷。山芋藤炒百叶丝也是母亲喜欢的做法。茎段的脆嫩与百叶的豆香融合在一起,别有一番风味,成为记忆里经久不忘的味道。

山芋藤还有诸多其他吃法,比如山芋藤炒肉丝,其味道似乎也不错。因为我母亲没做过,我便没有印象,也无念想。

家乡人天生幽默。“山芋藤是给猪吃的”,这是人们经常开的玩笑,但也是事实,不过说的是秋后的山芋藤。夏日的山芋藤茎叶正嫩,是舍不得当作饲料的,称其为夏日农家厨房的当家菜也不为过。山芋藤不仅味道鲜美,营养价值也极高,可谓秀外慧中。山芋藤富含维生素与粗纤维,有助于调血圧、促循环和维护胃肠健康,因而被称为“蔬菜皇后”。当然,当年不懂这些,只是感觉母亲炒的山芋藤味道鲜美,能在炎热的夏日让我的胃口大开。

一个人的味蕾喜好,在童年形成,便难改变,伴随我们一生,我亦如此。好多年没吃过母亲炒的山芋藤了,当年母亲在简陋的灶台上忙活的情景却经常在记忆中回放。如今,每每看到山芋藤,我会倍感亲切,仿佛一盘炒山芋藤,可以把我带回母亲的身旁。

芦竹丛中,也常见枯黄芦竹叶编制成的半球形状草窝,那是鸟儿的家。

芦竹,看似极不起眼,却有大用,陪伴着乡村人的平凡生活。

芦竹,永远留在我对乡村生活的记忆中。